

書華出版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1947

紀德

ANDRÉ GIDE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
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品者。

——亞佛烈·諾貝爾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26

紀 德

ANDRÉ GIDE

1947

紀德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林弘志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

電話：952-5651・952-5652・952-5653

郵撥：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目錄

紀德

評審過程

歡迎詞

受獎演說

凡爾德詩抄

地糧

背德者

浪子回家

女校

日尼薇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581 557 469 381 347 209 61 27 25 19 11



晚年的紀德

1947年得主

紀德

法國

1869—1951

得獎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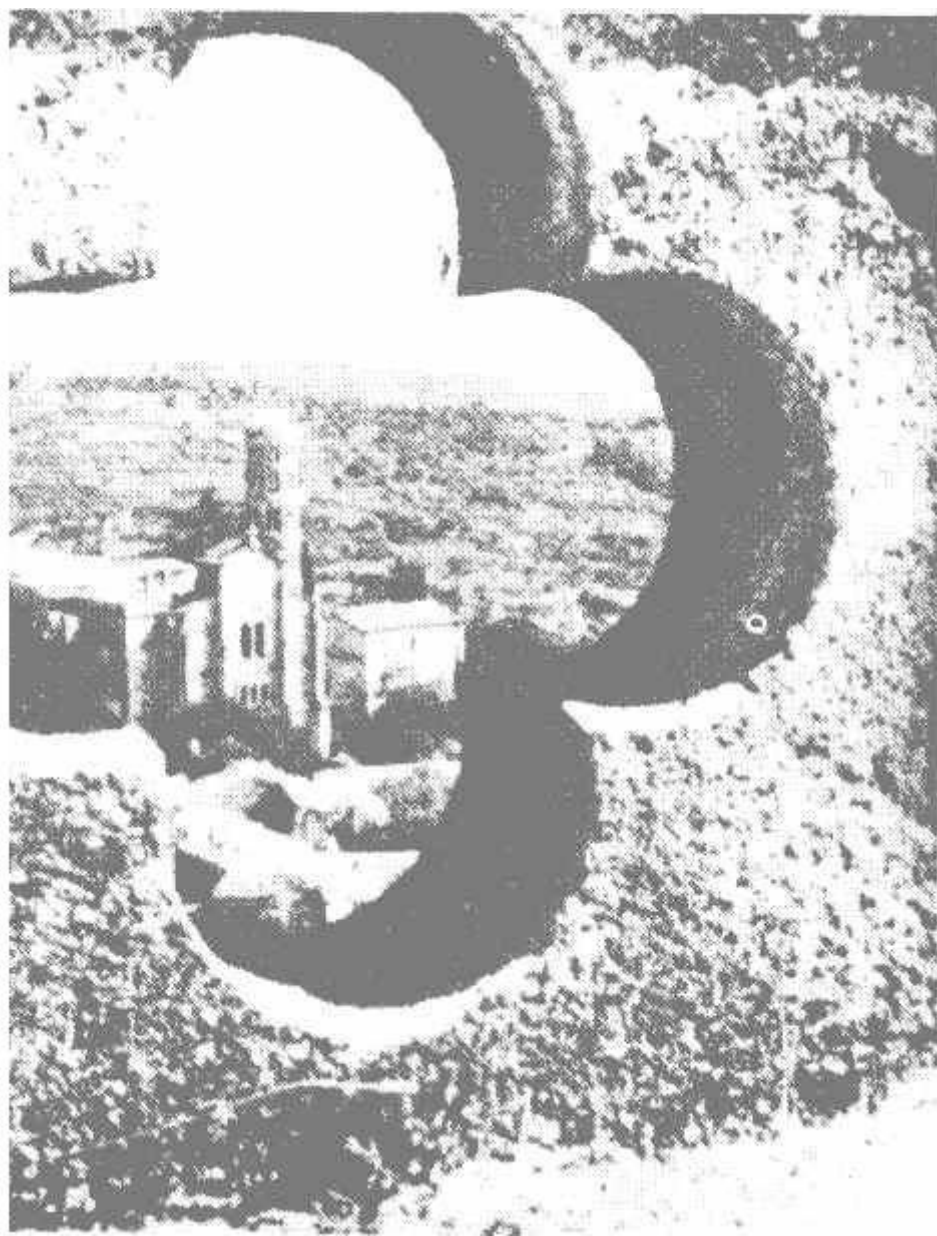
「探索人類的種種問題與條件，以果敢大膽的文筆、敏銳的洞察力、去分析人類複雜的心理，成就了範圍廣泛的藝術作品。」

受來自母親的舊教，與來自父親的新教所影響，年輕時便接受國內外的文學薰陶，將自己內在複雜矛盾的精神加以誠實的剖析，並思索生存的諸種問題，終生不斷地追求智慧。

收錄作品

「背德者」及其他作品

紀德的出生地。遠處為猶
榮斯天主教大教堂



從剛果飛往俄國的紅色廣場……因關心社會問題而
飛往剛國旅行，寫有「蘇俄紀行」





在阿爾及利亞的紀德



「常常生病、模樣調皮、用眼梢瞞人的孩子」這是晚年的紀德所形容的自己幼年時代。圖中是他和母親



1939年紀德在亞歷山卓



紀 德

法 國

一九四七年得獎

生：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廿二日（法國巴黎）
逝：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瑞士）

得獎理由

探索人類的種種問題與條件，以果敢大膽的文筆、敏銳的洞察力，去分析人類複雜的心理，成就了範圍廣泛的藝術作品。

紀德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原巴黎駐瑞典大使館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一九四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安德烈·紀德，使全世界爲之嘩然。然而，人們所批評的並不是這個勇敢的決定；而是，十餘年來，瑞典學院一直沒有頒獎給任何一位具有世界性聲望的第一流作家。人們已經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學院總是「千里迢迢地跑到窮鄉僻壤去獎勵一個地方性的才子」。

這時，紀德在法國仍舊是個備受議論的作家。大家都承認：他那種令人不安的先鋒性思想確實具有高度的創造性，他的作品也的確具有無比的藝術價值。然而，從某一個角度來看，他頗爲一般人所詬病，因爲他的作品裏頭，有若干較不尋常的表達技巧被認爲是「不雅的」。他的人格與著作曾經在二〇及三〇年代掀起極大的風暴，不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這股風暴已經減弱了很多。在那次大戰中，他的表現可圈可點。此外，他更發表了他的「日記」(Journal)。那是一部長篇鉅作，對於作者本人以及他的時代均有十分忠實的描

繪。他這份涵蓋半個世紀文學活動的「資產負債表」被公認為是部傑作，一部足與蒙田的「散文集」及盧騷的「懺悔錄」相提並論的作品。

保羅·華勒禮去世後，法國文壇領袖的地位當然非紀德莫屬。當時，紀德已經年近八旬。他在法國國內乃至國際上的威望都是高得無以復加。甚至連不十分崇拜他的人都視他如一位「轉世的歌德」。

在諾貝爾獎之前，紀德便已經得過別種公開的榮譽了。一九四五年，法蘭克福市將歌德獎章頒贈給他。一九四七年，牛津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給他。紀德甚至還親往牛津鎮，去接受那項榮譽學位。可是，在那同時，他却不願被選入法蘭西學院——雖然該院幾位有力的院士一再敦促他參加競選。

紀德於一九四六年便已被人提名諾貝爾獎了。不過，直到一九四七年瑞典學院才委託專家撰寫一份關於他作品的報告書。那位專家便是阿列尼沃斯（Holger Ahlenius）。那是一份相當特殊的文獻，對於紀德的主要作品有着相當詳盡的剖析。阿氏在結論中對紀德推崇備至，稱他為「一個獨特而複雜的人——他最主要的長處決不是他的文學創造力，而是他那種分析與辯證的天才，他那種連綿細密的邏輯，他那種挖掘問題以及震撼世人思想的非凡才能。」就是由於這些原因，他認為紀德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歐洲作家之一，更是最接近『歌德式理想』之現代法國作家」。儘管紀德在許多方面的態度十分極端（而且經常互相矛盾

），可是阿列尼沃斯却認為：「就紀氏那種明晰、平實的文體而言，他是一個古典派的作家。他那種文體乃是直接傳自十七世紀——雅緻、精確，而且充滿了巧思。」沒有一位現代法國作家像他一樣，當衆高聲懺悔。沒有任何人像他一樣，對人的靈魂做了如此富於啓示性的闡釋。藉着這些，紀德在數代歐洲年輕知識份子的心中，激起「一片和諧的迴音」。

阿氏在報告書中提及「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那是紀德一手創辦的一份月刊——紀氏並且親自掌理編務多年。在這個期間，一個嶄新的「文學門派」亦步亦趨地隨着該雜誌而成長、茁壯。透過這個雜誌，他率先將佛洛依德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心理學引進法國文壇。他曾從各個角度闡釋 *acte gratuit*（絕對超然的行爲）這一曖昧的主題。這些文章使他成爲超現實主義的鼓吹者之一。阿氏結論道：紀德比任何一位同時代的作家都有資格獲獎。瑞典學院如欲「搶在死亡之前」頒獎給這位「老邁的詩人」，則此時不頒，更待何時？

瑞典學院這年的表現確實可稱爲當機立斷。無疑地，這是由於華勒禮的那次教訓——學院原打算頒獎給他，却因一再延誤，終至喪失機會。那位舉世聞名的詩人在他眼看就要獲獎的那年去世。紀德獲獎的那一年，確實遭逢了一些勁敵，其中包括幾位法國作家，如狄哈梅、霍芒，以及首度參加角逐的馬霍（André Malraux）。兩位未來的得獎人——瑞典詩人拉格維斯特與美國小說家海明威——並肩出現在這份總共包括三十五人的名單上。許多大名

鼎鼎的「老兵」——如翌年獲獎的艾略特——也都再度上場。紀德剛過完他的七十八歲誕辰，他的健康狀況十分惡劣。現在，不只瑞典的文藝界人士，甚至全世界的文人都非常盼望看到學院終於將此鉅獎頒給這位可敬的「弄蛇者」。

這種來自輿論界的壓力愈來愈大。無疑地，輿論界的呼籲對瑞典學院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不過，阻力顯然還是有的，而且不小。因為時間一週一週地過去了，而瑞典學院却遲遲沒有發佈它的頒獎決定。可是最後，一切疑慮都被阿列尼沃斯的那份對紀德極為有利的報告書所征服了。學院於達成決議之後，印了一份用以說明頒獎理由的文件。我們可以從那份文件中隱隱約約地看出阿氏報告書的影子。該文件宣佈：學院之所以將一九四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紀德，乃是由於「他那內容駭博，且具有高度藝術成就的作品——在它們裏頭，作者以一種對真理的無懼的愛，以及一種對心理的敏銳洞察力，探索人的問題與處境。」

頒獎決定在十一月十三日那天發佈。當時，紀德和他的女兒及女婿朗貝爾(Jean Lambert)，一起住在紐夏特(Neuhaetel)。朗氏曾寫過一本憶紀德的小書，書中指出：紀氏和一般人不同，他認為十三是個吉利的數目字。除掉他的出版人及他最親近的家屬外，沒有人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大批記者湧到他在巴黎伐瑙路(rue Vaneau)的家裏。在場接待那些記者，並打發走他們的，是他的朋友哈伯特(Pierre Herbart)以及他那位比鄰而居的親家母。記者們曾問他們倆人：紀德非常喜歡佛南度(Fernandel)主演的電影；那天

晚上，他如果要去一部佛南度的片子，他會到那兒去看？這兩人始終不肯透露。此時，紀德本人已經去函瑞典學院，表達他的謝忱與惆悵——因為他的健康情況，實在不容許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他甚至被迫在最後關頭辭謝了瑞典駐法大使為他所舉辦的正式宴會。按計劃，該宴會要在十二月十日（諾貝爾獎頒獎日）舉行。

事實上，當時的紀德深覺沮喪。他曾對一位朋友吐露心中的話：「由於我的心正日趨衰竭，因此我所寫的沒有一樣是有價值的。我期望情況能好轉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却始終沒有起色的跡象。只要能維持原狀，情況不再惡化下去，那就算是大幸了。我已將我的燈心剪短，這一來，燃燒雖慢，然而我却捱得住——或許能支撐上一段很長的時間。」那位朋友便是日後為他立書作傳的德萊（Jean Delay）。德氏本身是位著名的醫生及精神病學家。他發現紀德對於自己獲得諾貝爾獎一事感到異常的滿足。可是，他同時指出：獲獎之事「使他突然驚惶了起來」。紀德本人證實了這句話，他說：「像我這樣既衰老又疲憊，榮耀會把我給毀了。」

紀德曾寫過一封公開信，致幾家想採訪他的瑞典大報。他在信中承認：他「心中激動異常，眼裏含着淚水——就像一個獲得獎品的小學生般地」接受諾貝爾獎。緊接着，他懇求他們寬諒他的唐突：「話說回來，若不是深覺自己確實應該獲獎，就是小孩也不會感到真心的喜悅。」

瑞典和法國的輿論界都同意這點。像紀德這樣，令法國人如此心悅誠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實爲罕見——甚至可說從未有過。巴黎所有的報紙（除掉左派的 *L'Humanité*）都同意：最近幾年來，愈來愈多的人察覺到，這位飽受誤解的新得獎人實在是法國當代文壇上一位真正偉大的人物。瑞典學院不待後世論定，就以一種「最理想的方式」，給了紀德他應當獲得的榮耀。

在一九四七年的頒獎典禮上，介紹得獎人的工作是由耶司特林克負責。艾氏介紹紀德時，特別提到一點：在巴黎的文藝沙龍中，有些人認爲，瑞典學院頒獎給紀德乃是「欲表揚他人格上的一些缺點」。持這種看法的人裏面，包括一位和紀氏相交多年的偉大天主教作家。那位作家曾斷續出任法國大使——不過，留在國內期間，他常處心積慮地，想「引導紀德的靈魂」。哈斯特林對於上述的那種想法大加駁斥。我們都知道：當故捐款人諾貝爾先生把頒獎這項微妙而棘手的任務託付給瑞典學院時，他不僅希望獲獎的是「才華洋溢」的作品，更希望是「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品。天主教最高當局立刻採取斷然措施，將紀德所有的作品列入「禁書目錄」中，這件事情並未令紀德本人感到懊悔，因爲該目錄直到紀氏去世之後才公諸於世。

事實上，他很喜歡被稱爲「第一位不能爲每一個人所閱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頒獎典禮後的傳統性宴會中，法國大使畢歐（Gabriel Puaux）朗讀了一封紀德寄來的短函。